

權載之文集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t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七

唐權德輿字載之

墓誌

唐故相國右庶子崔公夫人河東縣君柳氏祔

墓誌銘

并序

貞元十有一年歲在乙亥春三月丁丑故相國安平公夫人河東縣君考終命于京師安仁里蓋春秋若干其孤曰懿伯號侍轉祿以十月庚午返祔于河南某原安公之舊封禮也夫人姓柳氏代爲河汾右族齊周之際中書孝公虬司會景公慶以匪躬厚行爲北朝名臣孝

公生止戈後周洛州刺史洛州孫皇海州長史憬生皇  
伊陽縣丞璿夫人之祖禰也夫人憑積厚之祉體柔嘉  
之姿旣笄歸于安平公公始以處士納采至于佩相印  
三十年間內則彰聞嘗以命婦宜家疏封于本郡又以  
中宮恤禮爲位於內朝齊明以助祭慈惠以厚下禴翟  
五采副笄六珈幽閒必聞於法度侈汰不萌于心術盛  
德發于身而被于族姻不可詳已始用和樂安于隱約  
終以淑均居於顯尊大君子之家肥道光其助宏矣旣  
嬰未亡之痛深惟出世之法受微言于順禪師以蓮花  
普門爲方寸津筏宜其永錫眉壽而爲大家今則已矣

予壹不知夫命也懿伯爲左干牛備身純孝好學居喪  
得禮長女適宏農楊宏微纔半歲有共姜栢舟之誓明  
識合行倫于古人幼女以衿禱來歸共承宗事故于夫  
人之道得周知之懿伯以陵谷之不可以不識哀請論  
譏大凡以乾元元年合姓貞元二年受封安平公薨八  
年而夫人捐歸其銘曰

於穆夫人徽柔淑溫儀于德門蹈履內則六姻是式藹  
然慈人魚軒煌煌佩玉鏘鏘威儀申申居貧且樂處貴  
愈約其道可尊不享大年奄歸下泉孰司陶鈞哀此孝  
嗣莞然無恃訴于蒼旻東周故園宰樹鮮原裳帷翻翻

耐于幽窀刻是貞石厥聲長存

唐故義武軍節度支度營田易定觀察處置等

使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上

谷郡王張公鄧國夫人谷氏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谷氏魏郡昌樂人其先漢大司農永之後故義武軍節度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傅上谷郡王張公之夫人也四代祖郝律貞觀中仕至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曾祖補袞左羽林軍長史祖倚相秘書省正字佑蘭錡以嚴禁旅詳魯魚以考秘文猶未充其才則延耀于後考崇義天寶末以雄畧氣敢從漁陽之



師每建奇功，亟推北狄，歷左武衛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累兼太僕殿中，追贈特進，懿是勲，慶叢于夫人。天資才明，動合圖史，早以衿鞶之誠，宜于鐘鼎之門。百兩以納，采三月而助祭，克洽中饋。至于上公，其于佐以純誠，規以策畫，超冠命婦之道。叶贊守臣之勞者，有焉。建中元年，疏賦于魏郡，三年徙封于鄧國，徽音法度列在命書。貞元七年，太傅薨于理所，嗣子今義武軍節度，易定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工部尚書，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延德郡王，茂昭能業，其勤載延，其賞克家，稟訓宣力，撫封六官分職，八命作牧，虞潭榮養，用厚人倫，魯侯燕喜。

方期壽考伯仲有裕稱于北河曳裾于邸第者三持憲  
於牙門者一貞元十一年以幼子銀青光祿大夫光祿  
少卿駙馬都尉茂宗旣承築館之恩來俟執筭之慶方  
榮著代俄痛終堂以十二年二月丁卯寢疾歿于萬年  
縣安仁里享年四十九遺表以車服器用上獻王人就  
第申吊賜絹三百疋布一百端此又恩禮之有加尚書  
以移孝在公遠竭誠信光祿以銜恤茹痛躬奉裳帷以  
其年冬十月甲戌得吉卜于京師少陵原不祔于太傅  
行古之道也生極井賦沒有寵賄恩備終始以榮以哀  
申命司言之臣探其淑行用琢琬琰銘于墓門銘曰

鵲巢之德夫人之職輔于上谷啟是鄧國淑慎溫惠徽  
柔令色克大閨門施于燕翼萬鍾雖及九原俄卽賦命  
有涯孝思罔極

唐故衛國夫人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李氏趙郡人前相國司空今戶部尚書燕國于  
公之室也曾祖仲思皇藍田縣尉祖琳河南叅軍考復  
司農丞三棻名器卑而婚親族類爲山東冠甲外曾王  
父斐丞相文獻公左右元宗爲時才臣外王父吏部郎  
中贈刑部尚書綜以文行清名著於舅族多賢與軒冕  
俱大中外積厚而生夫人興元元年燕公以南官郎冕

而親迎其後歷二千石九卿觀風貞師輝耀宏大三公  
相印六職地征勤勞輔佐淑慎和樂鵲巢之均一樛木  
之逮下采蘋之能循法度螽斯之子孫衆多寔備有焉  
晉令公侯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貞元二年夫人以  
外命婦封河南縣君十九年以元侯內子進衛國夫人  
廣大專靜尚柔含德不言而德音自遠不耀而儀型可  
象鍾郝之禮法爲而不有姬嬴之地望有而不恃子六  
姻之中薰然以仁煦然如春推心以及物各得其所欲  
故燕公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克成婦順以贊家道元和  
十年冬十二月甲辰寢疾薨于安仁里第享年若干不

求醫禱以順性命雖知道之君子所難能焉明年春二月庚申耐先姑之塋于興平縣之某原禮也嗣子前太子左贊善大夫正秘書丞方某官季友某官某等永惟免於水火以至冠婚列在朝序率由慈蔭自帷堂至於遣奠哀敬有加燕公以德輿於外族爲表甥于中臺爲同列嗒然之痛俾誌斯文公又命方等泣狀往行始終詳實故如其論次繫之以銘銘曰

燕公之室宏是內則衛國攸宜淑明柔克環佩鏘然蒸嘗吉蠲家肥族睦二十二年如賓之敬循道之性不慮不圖奄忽大病茂陵蒼蒼宰樹陰堂幽宅于茲兮德輝

不忘

前京兆府咸陽縣丞權公故夫人清河張氏墓

誌銘并序

夫人姓張氏南陽人曾祖鉉皇正議大夫常州刺史祖  
重輝皇朝議大夫衡州刺史贈太常卿考伯禽皇銀青  
光祿大夫將作少監兼通事舍人奕代以大夫二千石  
班宣教化而先公贊謁在帝左右兄憑又以衛尉少卿  
簡王傅世其官故表儀風訓家法延耀夫人承是吉祿  
生而懿美大厯十二年旣笄歸于天水權公公時爲馮  
翊縣尉其後簿登封贊咸陽徊翔於周秦間皆用功次

得調滿歲食貧則嘻嘻於衡草之下族屬和而家事理  
抑夫人是賴資性溫重閨門整峻每中外六姻有嘉會  
喪禮必羞必赴周旋法度女士憲焉而不得鳴珮佩玉  
宏大中饋命也貞元十八年夏四月暴嬰疾癘終于京  
師新昌里春秋若干秋七月窆于某縣某原從吉筮也  
支子某等充窮故泣捧是圓石云以不可不識命從祖  
兄子銘之其詞曰

在漢七貂族之盛兮常山衡陽休有慶兮父兄仍代贊  
名命兮展彼夫人來合姓兮徽柔靜專家道正兮生也有  
涯斯大病兮芻靈廣柳掩泉徑兮刻此貞珉彰淑令兮

唐故朝議大夫洋州刺史王君夫人博陵縣君

崔氏祔葬墓誌銘

并序

夫人姓崔氏博陵安平人皇鳳閣侍郎平章事博陵郡  
王元暉之曾孫禮部侍郎璩之孫侍御史賁之息女洋  
州刺史瑯琊王君澄之嘉耦崔氏自漢濟北長岑代爲  
文宗王氏自晉睢陵口邱繼生元臣二族之茂范蔚宗  
沈休文推本言之矣重以母后中宗之際石泉博陵二  
先正有經綸命代之材推戴格天之業延耀濟美爲祥  
爲祉爲君子爲士女合姓好逑與他族不侔夫人未笄  
累失恃怙旁無弟兄血泣襄事奉二尊裳帷間關道途



自鍾陵抵洛邑哀敬與禮三者無違神佑純孝爲宗姻  
所歎某年從父兄縱盛選卿才故王君納采焉王君以  
才器政事連辟公府歷御史司直爲河南紀綱掾改陽  
翟令入爲尚書屯田郎出刺洋州柔嘉左右叶是休德  
初洋州同氣八人名位焯于當時冢婦介婦必華宗淑  
詰夫人贊宗事供先祀鼓瑟誦詩姿操嫻雅奉上以誠  
羣居用和外言內言不越于閫朝服祭服必成于手洋  
州捐館二十年而夫人歿於櫟陽之別墅時貞元十九  
年秋七月某甲子蓋年五十一初洋州娶櫟陽鄭氏生  
子曰造而天夫人以繼室生子三人曰迺曰遠曰邁母

儀均養皆爲良士造仕至藍田尉迺修詞與計偕遠邁  
咸以門資分佐環列哀號罔極泣問龜策以二十年冬  
十月某甲子祔于洋州之舊封先是洋州猶子興平尉  
源長受夫人之理命曰吾與爾二門積德奕代銘表必  
咨時文先舅之碑吏部郎趙郡李公實爲之先君之誌  
從翁太傅文貞公實爲之且以德輿于夫人有通世之  
舊猥求論譔泣狀遺懿實而不華是用采獲以銘內則

銘曰

安平臨沂右族蕃滋仁賢是儀好合嘻嘻乃封故地象  
服斯貴諒無攸遂亦勸以義婦順彰聞母儀可尊肅肅

閨門四男晨昏于嗟風樹奄闕泉路魯人之禘皇辟之  
墓鏤茲淑聲永識冥冥

唐故湖州武康縣丞許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

銘并序

夫人韋氏京兆杜陵人楚傅漢相之後分封競爽以至  
周鄭襄公孝寬爲宗門龜龍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  
楚器皇太子宫門郎其外族隴西李氏梁武昭王元盛  
後魏司空文穆公冲隋絳郡公禮成之世德輿之從母  
娣也中外華閥乃生淑喆幼失恃怙先太君保而養之  
猶女子子焉旣笄歸于某郡許授授循理喻義調常州

義興尉湖州武康丞滿歲葺田廬於雪溪之上忘懷進  
取夫人贊家道以供先祀誠伯宗而饒與缺許君之動  
靜無悔抑有助焉所從之祿甚薄不及偕老徙宅教子  
宜家佐餽閨門之理有同嚴君才識所及過人遠甚雖  
內外之言不越于閫而人事物理皆能折中焉凡結禱  
二十五歲而稱未亡人又十五歲而不舉火時元和二  
年正月某甲子春秋五十九其子士儉謹敏屬詩書未  
與計偕者不忍違養故也泣訪著蔡得十月某甲子吉  
權祔于皇辟之封惟夫人有姿操徽範不得被魚軒翟  
茀之飾獨振內則而傳母儀孝子冢婦居喪率禮禮無

違而哀有餘姻黨稱焉嗚呼孩提相長實均同氣今視  
士儉猶吾之出焉士儉緘哀詞理命請刻圓石屑涕直  
書寄茲沉痛銘曰

士之贊行未必豐祿有美夫人不登象服從夫也有德  
有儀訓子也恩斯勤斯勸以義兮導之慈養未及兮命  
奪之服在總兮心若朞刻琬琰兮流涕洟

唐故潤州昭代寺比丘尼元應墓誌銘

并序

維貞元六年冬十一月戊子比丘尼元應化滅于潤州  
丹陽縣昭代寺享年五十四經夏十有三明日庚申寧  
神于縣北之某原刻石紀墓虞陵谷之變也叙其畧則

幼稟公宮之教早繼德門之室次有徙宅之訓終悟捨  
筏之宗紀其詳則俗姓盧氏世闕華峻倬於漢魏以至  
北齊黃門侍郎思道卽六代祖也曾祖悌隱居不仕祖  
暄皇中散大夫邠王友贈秘書監父灃皇中散大夫婺  
州刺史惟先人叔父迭領名藩出也作民父母入也爲  
王卿士再世出于裴而舅族多賢繼貳六官聯居九牧  
中外纓冕之盛冠于士林儲是德慶宜有淑詰初以旣  
笄之年歸隴西李君晉卿仕至東陽決曹掾靖恭敏直  
齒位皆屈其子輔贊淑賢之道輦裝組紉之事舉無違  
德姻黨宜之晝哭之後棲心釋氏旣厭有生之患竟從

受具之法灑濯世網揭厲元津外修尸羅中習禪惠法  
器方茂遠與化俱初決曹府君前夫人范陽盧氏子曰  
暢幼懷字育之仁夙奉詩書之訓再以經術踐甲科歷  
校書郎密縣尉柴毀樂樂隣于滅性孝慈相感名教多  
之銜恤卜兆竭其誠信附于窀穸之事率從茲芻之儀  
且遺令也德輿于密縣爲族外弟服儒同術里仁甚久  
哀託論譔謹無媿辭銘曰  
柔濡清淨蓮花之性端明綢直淑女之行上無詒離下  
振母儀晚悟真諦空王爲師體魄者何電燄無期往而  
不復哀哀孝思

唐故洛陽縣尉何君夫人范陽盧氏墓誌銘

并

序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曾祖仁皇相州錄事參軍祖不勤  
皇壽州霍山縣丞父隨皇太原府祁縣丞三世冲晦皆  
不至大官故夫人鍾其粹美生爲嬪則以旣笄之年歸  
廬江何君官至洛陽縣尉夫人有輔贊之美柔明之行  
誠順孝慈以內則爲師故得六姻之和而禮無違者乾  
元中何君早世夫人訓字諸孤動必以方長子士程爲  
蘇州嘉興尉幼子士乂儒行脩明或吏或文克荷先構  
有女二人長適河東裴氏次適博陵崔氏皆奉母氏之



訓宜其家室非導之教之之至其及此歟以興元元年  
三月日考終命于嘉興年六十一士程士义等謀及龜  
筮以某月日權厝潤州未克返葬故也夫人卽考功員  
外郎士幹之世母也予嘗接考功遊獲聞行寔故不敢  
辭二孤之請刻石以銘之辭曰

婉彼夫人淑明柔克周旋動用率由四德不享繁祉不  
躋壽域二連之哀哀何有極

唐故潤州丹陽縣尉李公夫人范陽盧氏墓誌

銘并序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北齊黃門侍郎思道之五代孫也

曾祖悌皇高道不仕祖綱皇城門郎父侑皇太原縣尉  
雖仕皆數命以至淪謝而皆飾行懿文有當時之譽明  
德奕世誕生夫人旣笄嬪于李公公爲烏程丹陽二縣  
尉夫人居貧守約動必由禮謙敬以睦中外吉蠲以奉  
蒸嘗甘糲梁服澣濯中饋式叙和樂嘻嘻有嘉聞而無  
攸遂一紀于茲矣嘗聞善餘慶謙受益豈前志之謬歟  
將有必定之數歟旣而奄忽遘疾不翌日而大漸以大  
歷十一年月日没于丹陽之私第享年若干以某月日  
權厝于縣西之五里原從宜也生子數人早歲夭落今  
之存者女子三人長者生纔六霜其次差以幼矣雖禮

所未及而號不絕聲呱呱然行路之爲憐戚公以爲鼓  
盆傷神兩不中節而鍾倩之哀可勝旣乎且虞陵谷之  
變乃命權氏甥德輿爲之銘曰

去夏屋之渠渠兮卽孤邱之峩峩兮往不可復兮沉痛  
如何薤露蒿里兮古有哀詩

唐睦州桐廬縣丞柳君故夫人天水權氏墓誌

銘 并序

夫人姓權氏天水略陽人十二代祖翼前秦僕射安邱  
敬公其後至周隋間有佐命功伐荷茅土者三葉以至  
曾王父滑州刺史匡城縣令崇本王父益州成都縣尉

無待烈考許州臨潁縣令伋成都以太學進士擢第臨潁判入甲科皆以文學著名粹行純氣有以鍾下夫人生而敏異姿性端明懿行全識發於天授而和敬以事長慈惠以拊下窈窕德象動成儀度機鑿精辯而深自晦默伯仲甥侄等每有疑理滯義多所諮訪夫人不得已而後言言必中倫誠順之道自中形外外內族姻之中瞻其儀型剛戾者順不仁者化以貞元二年正月歸河東柳君君爲睦州桐廬丞方謂有魚軒象服之慶享偕老宜家之壽不幸遘疾癘以其年七月日終于桐廬之官舍享年若干自說悅至于屬纊九族無間言終食

無違德宜乎綏履福而介眉壽備祭服以叅繭館而迫  
阨終身莫申其道六姻安仰爲善者惑豈善慶昭報之  
言妄作耶將壽夭淹速之度固有所定耶柳君奉其喪  
以某月日權厝于丹陽縣某原竇氏伯姊之塋次從遺  
旨也從父兄子德輿一二羣從銜茹永痛書實錄于墓  
石銘曰

采蘩采蘋列於詩人恭惟淑明與古爲隣嘉玉粹溫舜  
英益苴凄風夜壑銷鑠埋淪命不可問兮從古法法追  
琢淑聲兮用識幽墳

權載之文集卷二十七

Wahua Library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八

唐權德輿字載之

銘贊

唐故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銘

并序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馬氏  
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游大師之藩俾文言  
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爲之本六波羅蜜以般若  
爲之鍵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法諱道一代居  
德陽生於異表幼無兒戲嶷如山立湛若川淳舌廣長  
以覆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之嘗以爲九

流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之具豈資出世之方唯度門正覺爲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於資中進具於巴西後聞衡岳有讓禪師者傳教於曹溪六祖直心超詣是謂頓門跋履造請一言元解始類顏子如愚以知十俄比靜居默然於不二又以法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於撫之西裡山又南至于虔之龔公山攫搏者馴悍戾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丕變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於稟奉多所信嚮由此定惠發其明誠大厯中尙書路冀公之爲連帥也舟車旁午請居理所貞元二年成紀李公以侍極司憲臨長是邦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大



抵去三以就一捨權以趨寔示不遷不染之性無差別  
次第之門嘗曰佛不遠人卽心而證法無所着觸境皆  
如豈在多岐以泥學者故夸父喫垢求之愈踈而金剛  
醍醐正在方寸於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骨索  
甘露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  
旣周趺坐報盡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  
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爲晏然終焉之地忽謂入  
室弟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合符  
節當夾鍾發生之候叶拘尸薪火之期緇素幼艾失聲  
望路渡涸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紛靄交感之

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  
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體服其勞心通其教以爲吾師  
真性湛然與虛空俱唯是體魄化爲舍利則西方之故  
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率顓其徒從茶毗之法珠圓玉潔  
煜燿盈升建茲嚴事衆所瞻仰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  
信故緩也德輿往因稽首粗獲擊蒙雖飛鳥在空莫知  
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涼今茲銘表之事敢拒衆多  
之請銘曰

達摩心法南爲曹溪頓門巍巍振拔沉泥禪師宏之俾  
民不迷九江西部爲一都會亦旣戾止元津橫霈慈哀

攝護爲大法礪五滓六觸翳然相蒙直心道場決之則  
通隨器受益各見其巧真性無方知道不竭顧茲夢幻  
示有生滅微言密用煥如昭晰過去諸佛有修多羅心  
能悟之有一剎那何以冥哀茲窅堵波

唐故寶應寺上座內道場臨壇大律師多寶塔

銘并序

京師東門二里所多寶塔者沙門靈湊等爲先大師薦  
祉盡敬之地也大師諱圓敬姓陳氏河南陸渾人報年  
六十四經夏四十四以貞元八年春正月馱代入滅於  
保壽寺越十有五日遷窆于龍首北原距茲塔西北十

餘步初大師入道依本縣思遠寺微公通法華經寶應  
二年制度編僧籍于東京長寺受具於白馬寺本律師  
曇無德義言下信解以爲遵道途而抵都邑涉門闕而  
躋堂皇故尸羅毗尼以攝妄想五部四分是爲肩鍵然  
後因定發惠最上乘優婆鞠多由是道也敷暢微妙攘  
除癡冥如一燈傳照一雨潤物宏我法者可勝道哉代  
宗朝徵入內道場累詔受興善安國寶應等寺綱首又  
充僧錄尋授寶壽寺上座賜律院以居授瑜珈灌頂密  
契之法講楞伽經起信論譯虛空藏經鑒義潤文世典  
羣書靡不該貫無非晏坐道場沃天心以了義照佛日

于中禁鬱爲龍象大拯斯人將滅之夕備申告誡中夜  
累足如期順化其智惠歟其解脫歟法子苾芻服纒成  
列仰護念慈哀之旨捨蓮花多寶之義厥後十五年而  
功用成丹素觚稜石輪火齊施于外聖像真言多羅祇  
夜函于內又以見湊公成就付囑而爲上首况不出戶  
庭持經萬遍願力期滿嚴飾斯崇勒銘于茲以示塵劫  
銘曰

三生不駐如電如瀑七情相攻如蠹如蝮彼上人者爲  
世導師乃精毗尼以攝羣疑宏道日大化緣斯畢建茲  
嚴事如地湧出國門之東萬寓來同斯爲寶所燭耀無

窮

唐大興善寺故大宏教大辯正三藏和尚影堂

碣銘 并序

三藏者何于心為戒定慧于學為經律論惟西域二大  
士以正智法器為天人師大宏教和尚本號金剛智南  
印度人出家於那蘭陀寺道成于迦毗羅衛國事龍智  
阿堵梨通惣持灌頂之法入師子國登楞伽山航海涉  
險聿來中土開元中隨鑾輅于兩都大智大慧皆摳衣  
請益春秋七十三夏臘五十化滅于洛京起塔于龍門  
傳法於大辯正和尚和尙法號不空師子國人母氏方

娠夢佛光照頂弱冠受具通三密法嘗賈國信往詣他  
方諷真言而海風恬息結秘印而狂象調伏若歲大旱  
實作霖雨內出方袍之錫猶命服焉至德初宣皇受命  
於靈翔譯不動尊經以獻凡所以順天心而導善氣者  
又何可勝言自開元末至大厯中三朝尊奉以密行救  
世代宗授以特進鴻臚卿賜號大廣智三藏旣以衆生  
病爲病于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蕭國公大厯九年  
夏六月旣望示滅于興善寺追命司空不視朝三日尊  
名曰大辯正遣中謁者吊祠報年滅先師三歲而休夏  
同數初武皇帝崇大師以次公命卿也先師有儀同之

贈宏教之諡大師之弟子曰沙門含光曇貞覺超惠齡  
於隣潛真惠覺等或爲肅宗灌頂阿堵梨清涼山功德  
使或爲內道場三教大德或爲僧錄皆偉然龍象爲法  
棟梁而惠應惠覺傳授秘藏永懷世道乃於仁祠法堂  
嚴事華飾儀同在西肅國在東睥容德宇瞻仰如在應  
公又推本其教曰昔毗盧遮那如來入不空王三昧說  
瑜珈最上乘義授于普賢以平等性智而造妙覺一印  
舍萬法五部周四方金剛之堅利蓮花之清靜悟入之  
速可思議哉普賢授龍猛龍智凡千百載而先  
大師授于大師纂服六業之教紹明三摩之法攝護成



就斯爲妙門大凡翻經七十七部一百卷命書愍冊表  
章答禮傳譯之差次弟子之號名環周素壁聳視生敬  
淨名會中亦參世典宏明集內無匪佛乘初先大師之  
滅也呂工部向杜衛公鴻漸爲之記大師之云亡也嚴  
京兆郢沙門飛錫爲之碑感緣行化皆以詳熟今應公  
以二大師遺影之在此堂也不可以不識應公入大師  
之室德輿入應公之藩以茲因緣俾揭文字銘曰  
法身徧照六葉傳妙惟二大師三朝演教天竺西極瑜  
珈度門連開法界月破重昏儼然象設復獲親覲如聞  
軟語如結秘印一室之中寂然感通道行無窮法子之

功

唐故東京安國寺契微和尚塔銘 并序

和尚俗姓權氏法諱契微天水畧陽人十代祖安邱敬  
公翼爲前秦僕射事備載記曾祖文誕皇銀青光祿大  
夫涪常二州刺史荊州都督府長史平涼郡開國公祖  
崇本皇朝散大夫滑州匡城縣令與兄戶部郎中崇基  
水部員外崇先皆以文學政事顯名于貞觀永徽之際  
考同光皇河南縣尉長安縣丞翰林詳定學士與伯兄  
益州成都縣尉無待仲兄歛桂梓三州刺史若訥三人  
同以大名舉進士擢第文章之美爲當時冠首然其世

德鍾慶若後無達者則有以清淨住世故和尚生而敏  
悟超然元覺九歲于薦福寺金剛三藏發心入爨茶羅  
道場傳持聖印悟入之速發於岐嶷然其德容具舉家  
族敬異將必擇卿士之良者以嬪之時勇于出世至欲  
及其膚以自免翰林府君旣捐館母兄竟不能抑遂以  
初筭之年被服紫褐至天寶元年始受具於福先寺定  
賓律師隸東京安國寺師事苾芻尼無勝受心門方便  
之學以爲心寔境化真由妄遣遣之而真亦隨盡化之  
而心乃湛然故外示律義內修禪說因初心而住實智  
離有相而證空法乃通四部經於宏正大師尤精楞伽

之義而後住無住証洗六妄離二邊遵大道以坦蕩入  
法流而洄復以深惠善誘誘誨學徒或權或實爲歸爲  
趣亦猶淨名之隨機攝導蜀嚴以忠孝爲言故中外族  
姻徧沐其化漸漬饒益可勝道哉初以廣德中隨其家  
南渡安居于蘇州朱明寺以建中二年九月六日冥然  
化滅報年六十二經夏四十一弟子尼惠操又其兄子  
也故探其義味最爲深入乃率顰緇俗號捧金身建塔  
于東武邱寺之東北崗從其教也姪孫德輿以爲宣武  
有西方聖人之說東漢有浮圖仁祠之教以其教言之  
自菩薩提達摩七葉至大照祖師皆以心法秘印迭相

授受故戒生定定生惠得第一義者冲而詣之嗚呼今  
其詣之矣桑門紀述多不分系緒今備書者亦無忘先  
德故其文也繁銘曰

教旨清淨戒珠圓映識浪情塵還源返性彼一切見皆  
妄想生精修密詣湛爾融明示現者何此身非久強爲  
之銘以焯于後

興唐觀新鐘銘

并序

聲爲陽所以發越金尙羽所以清澈故鳧氏工焉法器  
成焉元門揭焉與夫樂出虛鏗立號同其功用而信響  
受祉之說倍焉興唐觀新鍾者觀主道門威儀太清供

奉邨尊師夔素之所創也是觀經構之初與舊鍾俱當  
開元甲戌距今七十有七歲頃缺毀弃法音不嗣久矣  
師有環中大辯爲道流龜龍循其妙然後無爲而無不  
爲所以恢元功宏願力誠修而物應言發而響會上士  
仁人展其助飛廉回祿理其具精乎六齊合以萬數以  
心齊以神遇橐地籟騰天光無害金無耗氣不窳不樛  
不石不播於是登簾在懸希聲殷然小大隨叩昏昕警  
衆周六虛而洞三界拔九幽而清五苦皇都人士游者  
萃者感於耳和於心躁者靜者懸解師之善利利物可  
勝道哉古者林鐘景鐘皆銘其功儒氏之典也推類以

鏤文字師之心也銘曰

其動也懸如天其用也虛而圓雷大音兮集羣仙福元  
后兮斯億年鏗訇響亮鴻都前上入冥兮下澈泉然後  
春容銷散兮返萬物於自然

世德銘

肅肅我祖元鳥自天天乙革夏武丁相賢手文命子開  
國于權肇荒南荆瓜瓞綿綿爰暨周襄征伐下顛凌暴  
紛紛遇楚而顛嬴吞四方我邦用遷乃宅隴坻乃封甘  
泉漢魏之際守相相繼或仁或哲亦夷亦惠圖謀歲蕤  
十有三世伊川其戎晉化爲東九州輻裂苻有關中明

明安邱濡跡匪躬二紀清夷明謨之功元魏以降苴茅  
繼封宜昌鄜城仍世儀同洸洸平涼策勲于隨乃破公  
祏尅其枚迴運偶聖時土田載開仗節建旄自東徂西  
父子六人承家鍾慶百里同休南宮並命自時厥後德  
輝愈盛不享大官世名文行我曾王父弱歲觀光聲軼  
大學名登奉常偉節三虎聯華並芳翰苑春生士林風  
翔迨至王父保和居易人文獨步天爵自貴展禽下位  
賈生不試至今德聲尙聳清議郁郁世範先子承之大  
節明義人倫宗師行極忠孝道冥希夷卷舒無方焯燿  
當時曰予無狀亂歲而孤不知義方藐爾春愚亦旣羈



貫甫習詩書以直爲師與時躋踈琅琅清風皦皦士則  
及茲頑童是玷是辱聿修之戒大懼不克夙夜以思敢  
銘世德

幾銘

大和熙熙酌而用之旁魄變化皆生乎幾上合乾道萬  
物陰陽下爲人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含體渾區乃卷  
乃舒與羣有俱冲用爲工方寸爲鑑周行不殆造物可  
侔一人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道或藏其用盤桓利貞  
得其大行燮贊裁成粲然文明舒亘八極藏之無形山  
川出雲元氣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用文去聖遠矣

時無其人見幾而作造形斯悟遽生可卷顏子殆庶物  
至知之節宣好惡無愆五事無汨百度靜之如淵運之  
如環得喪糾纏相望其間不見睽莫知其然審而用之  
吾道常全

歲星居心贊

并序

興元紀號春三月司天氏奏歲星居心宿五度其色黃  
明潤大光澤帝位積五十餘日詔下有司臣謹按歲星  
五帝爲蒼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天意若曰時  
以至仁爲理覆露萬人浹洽生類則發于心緯形于古  
應陰騭大化昭報成功元符幽贊其昭昭如是禮運之

論聖人以日星爲紀以四時爲柄洪範之叙皇極曰欽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人發于人人格于天天人交感合若  
符節微臣伏于草茅之下沐浴仁聖敢獻歲星居心贊  
一章以備周詩由庚由儀之關贊曰

皇矣上帝降鑒下人后王承之制作禮文又用清明家  
尚孝仁人無癘疵俗以阜蕃敷佑四方發爲天祥重華  
煌煌乃居明堂下煦仁澤上爲祥光回復感通天人攸  
同乃法五事乃建大中君君臣臣德輝昭融保佑命之  
自天無窮微臣作歌敢備唐風

二 踈贊

靜專動直惟乾之德酌用不窮君子中庸矯矯二疎知  
微知終功成不居父子清風天子賜金羣公出祖都門  
之美焯映千古優游衡門棲息化源日飲醇耐心閑道  
尊人或言利和令智昏清行素風可貽子孫萬物營營  
吉凶相生環中之樞泊然遺形中林寂寥幽蘭自榮雖  
有增繳不羈冥冥知止不殆古先炯戒賢哉大夫終始  
無悔

秘閣五絕圖賀監草書贊

季真造適揮翰睨壁酒仙逸態草聖絕跡興涵雲海詞  
韻金石傳于秘邱永永無斁

無爲先生贊

至人無感與化升降全而不形保而不蕩泯然順物付  
之自當苟乖于是無非溺喪保合浩淳先生其人德機  
不發鳥獸同羣稽首元關清滌蒙昏笑而謂子道不遠  
身支離而全以靜爲君滑之則散泊之則存天性者名  
木伐蘭薰與時卷舒中若浮雲挈臭絲焚無撓而真勤  
而用斯至妙之門百昌皆化吾亦歸根動作天紀靜爲  
地文鳥行無章變化沄沄強名無爲以鏡心源

畫西方變贊

惟西方有極樂國以首楞嚴爲理其應溥其用神大抵

攝萬緣羣動會於虛寂其次則感通信誓爲釐爲福局於世論者多置爲他方之教惟孝子信士仰爲冥助則像設之綵繪之用申罔極之報今茲西方變卽故戶部員外郎贈給事中范公之孤曰傅正傅質奉爲先妣博陵崔夫人旣練所畫也惟夫人以淑明柔順光配戶部自畫哭之後訓二孤之暇每讀誦大乘微言密詣精理今傅正等又能將順先旨發于孝思於精廬素壁合朱綠金翠之餘天人法相靡不嚴靜以夫人之福履孝子之至誠若乘念以游如經之旨當趺坐于芙蓉上品之中生滅流妄於是昭息子嘗心奉其教故得贊其所以

然

畫釋迦如來贊

釋迦大聖以無礙應身演一切法後之人跡文字以爲  
象設誠明在中而福祉隨之伯舅武進縣丞府君守儒  
門言行之訓安貞下位其道未光貞元三年捐館舍太  
夫人從子于鍾陵承訃發哀茹終鮮之痛且痛不得當  
哭泣之位躬卽遠之事葢喪之禮有加等又曰悲哀鍾  
于情而不足以爲冥助也乃稽諸釋氏說以爲幽贊交  
感之際不相遠也是徵景福以作繪事煥以金碧穆然  
尊嚴瞻仰之際如在佛刹况孝悌通乎神明聖功演乎

栢重之文集卷三  
三  
無方小子德輿謹繫以贊

五色相宣兮聖質昭明福祥下炤兮保佑冥冥

繡阿彌陀佛贊

十二因緣之中生死循環憂悲蘊聚夫非大聖以利刃  
斷之慈航濟之則淪昏顛沒之不給矣惟阿彌陀佛化  
行西方其號極樂有生之乘念感化則游於斯今茲功  
德者清信士女隴西李氏爲亡夫襄陵尉滎陽鄭君再  
期之爲也女士歸鄭周一星而孀凡事舅姑以孝從姊  
姒以敬佐夫以義拊下以仁隱約終窶至于晝哭衛風  
碩人栢舟之詩實兼痛焉初鄭君旅人于晉因以筮仕



成命甫行祿未及而大病女士方侍姑于吳承訃加痛  
宏誓徼福薦于冥冥紉針綴縷叶用五采青蓮白毫髻  
鬚頰伸彼二大士列侍左右睟容交光炳燿煌煌發于  
心成于手阿鞞跋致其遠乎哉鄭固善士妻又吾伯舅  
之女子子也得周知之因以贊曰

西方大聖乘念則至寫彼相好導茲智氣冥助無方以  
成鄭志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八終

阿化圖書館  
achua library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九

唐權德輿字載之

諡冊文

諡議

奏議

德宗皇帝諡冊文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某伏惟  
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明建用皇極昔  
在寶應制天下賦輿戚藩以大自魯疏雍師律旣貞會  
陝收洛克燁威命廓開王塗是登上嗣乃宅丕后服藝

祖神宗之大烈有軋軋翼翼之至敬敷佑迪哲尊嚴懿  
恭燭明四極發育萬物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巍巍  
乎建中風聲與貞觀符洎時有禮沴變生京轂省方展  
義宏陰隲之功整旅致誅申振耀之令鳴誼滅息侯王  
軌道丕冒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祀萬靈以接翕  
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宏亭毒以致其和博採虛受以通  
其志政刑有箴宸扆有銘煥乎文明之化成也因時創  
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納嘉言于近侍輟已  
行之詔疾讒口于宵人宥過誤之罪去徽號而約已正  
廟祧而尊祖九譯通道萬方來庭賓旅焯乎勲籍夷歌

陳于樂府霜露所隊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  
霄輪困德水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  
飛走呈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  
被陶唐之盛也憺怛忠利虞帝之教也亶亶穆穆周文  
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躬古先之大烈極帝者  
之上儀方將扈升介邱侍檢玉牒奄遺末命永弃多方  
億兆嗷嗷哀號靡訴顧惟冲昧懼忝孫謀君父有命付  
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今因山旣建同軌畢至一  
二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  
敢薦大名謹遣太尉某謹奉冊上尊謚曰神武孝文皇

帝廟曰德宗伏惟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叶贊丕祉流于  
無窮嗚呼哀哉

莊憲皇后謚冊文

奉勅撰

維元和十一年歲次景申某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臣某  
伏惟大行皇太后柔明承天廣大法地齊二儀以發育  
含萬物而化光靜專宅心謙儉約已塗山積厚淮水秉  
靈四德交修六宮承式於德宗有逮事之孝敬於先皇  
有輔佐之憂勤允迪風徽儀型天下伏以永貞誥命脫  
躡寰區乃居太上之尊乃正中宮之位顧茲冲眇上荷  
劬勞自幼逮長稟邑姜之教勗繼體纂圖申長信之供

養率用慈訓施于理道毋儀所被子惠所覃一紀于茲  
萬方蒙福以載物之量苞逮下之仁嗣姪姒之徽音慕  
黃老之清淨宜介丕祉盡如崗陵昊蒼不備艱棘俄及  
追惟顧復創鉅感深銜血茹荼叩心罔極今鮒隅卽遠  
龜筮告猶順厚夷體幽嚴就路宰政卿尹典禮之官詢  
考古式詳稽謚法以周道章明未之或改形容擬議敢  
易大名謹遣攝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臣裴度奉冊上  
尊謚曰莊憲皇后伏惟皇靈降格淑聖幽贊昭配清廟  
對越鴻休與世世方祗永永無極嗚呼哀哉

故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姑臧縣開國公

贈司空李公謚議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粹溫潔廉  
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良  
庖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于  
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  
秕政姻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儼然而溫有碩  
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昔觀射父能作訓辭  
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  
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  
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盬至河池



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命卽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于左轂不曰不懈于位乎昔韋元成翟方進以經明爲漢相而皆謚曰恭接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歿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謹議

故朝散大夫使持節常州諸軍事守常州刺史  
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公謚

議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直方清根  
於性術其修身莅官確然處中立言遣辭有古風格辨  
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無枝葉  
其樞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爲  
文可徵矣其爲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爲太祖者  
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旨以  
爲景皇始封于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爲一代典法新  
平長公主之子裴倣尙永清公主欲以他族主婚及時  
相禮上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爲主當時稱之定  
呂誣盧奕郭知運之謚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

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饑旱隣郡庸亡什四已  
上而舒人生悅在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錫金紫其初  
治濠其後在常皆因俗爲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  
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郡績用亦足以列于文苑  
附於循吏按謚法曰博聞多能曰憲薦可替否曰憲及  
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爲文章以輔教化是謂博聞位  
叅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爲多能定宗廟之饗爲薦可正  
婚姻之主爲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請謚及曰  
憲謹議

昭陵寢宮奏議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  
燒蕪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  
屬通年欲議修置緣舊宮本山上原無井泉  
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勞弊今欲于見住  
行宮處修造所與久遠便人又爲改移舊制  
恐所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僚同商量可  
否聞奏

朝議郎守尙書司勳郎中知制誥雲騎尉賜緋魚袋臣  
權德輿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  
寢寢陳衣冠自秦漢以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宮便殿雖

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在山下定制且禮文所貴  
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  
建官在山上便於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宮山下亦已久  
矣今若伐木縮版程功就險神道貴靜或非所宜則與  
置陵之初事體爲異况舊制旣毀新功是修考于便地  
可以經久所謂宜且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爲易饗獻  
之禮是資嚴恭本于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爲饎故禮之  
言祭也水曰清滌言其絜清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藝  
味所以交于神明也因茲列井以備薦羞所謂潔且敬  
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爲大而以人力勞逸爲細若

于事爲當而又無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叶  
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  
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爲遠近耶臣愚以爲但  
在栢城之內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重詢及庶僚徒獻  
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貞元十四年  
月 日

### 祭岳鎮海瀆等奏議

儀禮覲禮曰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  
於南門之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禮山  
川邱陵于西門之外注云變拜言禮容祀也  
疏云拜無祀言禮則兼拜也

右明祭四瀆山川邱陵皆有拜

禮記王制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注大視其牲器之數疏云牲幣粢盛遵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也

右明五岳四瀆下與公侯同尊卑

禮記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注云質羣小祀也文社稷五祀也察四望山川也神先公也

右明山川之獻重於社稷今太社先農皆拜

禮記樂記云禮主于減樂主於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注云減人所倦也進謂勉強文也

右明勉進於禮以防減倦自證聖已前御署祝版訖北再拜自後不拜今若祭官又不拜恐減至于銷失進之義

以前奉進止令常叅官商量合拜不拜直書其事者臣謹按儀禮禮記等議條例如前伏惟開元禮岳鎮海瀆每年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時早則祈于北郊及有所祈



之禮獻官皆再拜祭以接神拜以成禮稽攷今古並無  
不拜之文風伯雨師本皆小祠天寶中始昇爲中祠貞  
元初陛下又以事切蒼生屈已再拜况岳鎮海瀆能出  
雲爲雨故祝文有贊養萬品阜成百穀之言國朝舊章  
諸儒損益伏請依開元禮祭官再拜爲定其諸神龍毗  
沙門神等在禮無文今則咸秩遣使致祭推類相從諸  
神龍准五龍壇例毗沙門神准四鎮山例並主祭官再  
拜請依太常寺狀爲定謹議

貞元十五年九月日中書舍人臣權德輿奏獻

懿二祖遷廟奏議

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景皇帝東向之位并遷廟之位

右伏惟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衆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寮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于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向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饗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爲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

以大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以下爲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于晉晉不以兄弟爲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于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韋泓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宏農府君而

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于東向藏二主于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東向懿祖爲昭太祖爲穆此誠垂疑倒置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以爲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于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啟與太康之代而左邱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儀則可闕殷祭非敬則

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  
下百寮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一十六狀至  
十一年又詔尙書省集議有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  
同有七家之說至于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禘  
祫加幣玉虞主而枚卜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  
細審討論惟置別廟及祔于德明興聖二說最爲可據  
德明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于叔立此又易行伏以德  
明皇帝於舜禹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爲殷向五百年  
稷後爲周逾八百年德明流光無窮殷皇運于後景福  
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爲曾爲元猶

元周人祔于先公之祧此亦亡于禮者之禮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儀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于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倣劉執經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在議中乃今累叨眷獎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 藏夾室

右太祖以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

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王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耶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殷祭何或云每禘祫時就饗于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以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以下昭穆既太祖以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及隋皆以短厯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制加廟數太祖尊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

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古漢魏太上皇處士君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于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擬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禘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禘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耶從古以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爲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旣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旣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歛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粟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况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于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

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以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年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

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謹奏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二十九終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

唐權德輿字載之

議論

兩漢辨亡論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申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兇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之馴致之雖年

祀相遠猶手授願指之然也其爲賊害也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顓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詞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晷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辯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於床下官子壻於近郡欸欸然用家

人匹婦爲心以圖身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世權迭執  
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  
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鉅儒柄用位極上台初  
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旣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  
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  
旣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蠶吾獨異羣  
議爲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不迴率趙誠之徒同  
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工正詞於朝雖冀之暴恣豈  
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狗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  
使清河從廢蠶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

獄成闔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  
塗蓋棟橈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  
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  
榮通醜窮太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  
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  
旣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於完  
安之時則務小忠而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  
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  
拱觀變豈止然也方又熾燄燄以燎原决湯湯以襄陵  
投天下於烟煨擠萬民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

史贊祖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六代竟言及古

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  
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誠  
來世可勝既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  
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  
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  
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矇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  
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殷  
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仄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疑  
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故辨其所以然

答客問

客問主人曰自古理世少亂世多豈真宰有必定之數  
耶抑人事耶答曰時風之理亂在士行之薄厚士行薄  
厚上係於時君大臣所趣向矣自古輔政者或直方不  
試旋見絀放或進非其任疾顛覆餗之二者進退相隨  
不足以形理亂理亂者在君臣之際心術合符久而成  
化焉故聖與賢合則爲堯爲舜暗與諛合則爲幽爲厲  
其間雖多方萬殊而不遠此二道先師曰人藏其心不  
可測度莊生亦云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噫夫淳化  
爲醜利勝於義久矣被薦紳衣冠語道德仁義皆偉然  
有古君子之風心之所師有異於是者則不仁而多才



且以主意爲政但慮智不足以取合力不足以固位而  
不計合之固之枉直焉甚者則塞其聰明道其利欲順  
非阿旨與俱上下以平仲之和不如梁丘據之同卽墨  
之毀不如阿大夫之譽其風下扇中人之域多由之以  
其術易修其用易博之爲利也持祿觀望則曰明哲保  
身無所發明則曰大直若屈終於義則曰反經合道枉  
於理則曰枉尺直尋或曰夫子之公出或曰管仲有反  
玷旁緣似是觸類滋長舞六籍之文以伸其和志迭相  
薦譽號爲通人亦有務名如循實求進如知退雖近習  
不得其誠巧歷不知其數鄉原邑聚變化周流取美名

貴仕如轉圜反掌世教無主蕩然隨之豈曰盡然蓋寡  
不勝衆其甚也滅天下之公是務天下之好惡鈇刀蟬  
翼爲銛爲重於是民反德爲亂天反時爲災愆陽伏陰  
山童澤涸皆此物也及夫中外蕩析邦家艱脆則相傳  
曰殆天數乎非人力所及也生極顯尊死有誅謚爲惡  
甚矣而譏議不失故天下之人父教其子兄諭其弟奔  
走寘力以不能爲恥而欲望理多亂寡庸可得乎接輿  
申徒狄之徒狺狂而不復者皆惡是也蓋在爲國者澄  
其源流以灑土行示三代之直道頒七教於國風取如  
是之流投禦魑魅示不復用則時風厚而天下理矣客

曰請書所聞以爲子孫藏

酷吏傳議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爲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惡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作二傳以誠世爾而以邳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豨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人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仄目其爲雁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

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愬  
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  
死漢庭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  
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有  
所懲勸子長旣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  
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沉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爲等夷  
雜列篇次至於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  
嘻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  
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善官無處父之華異  
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害怒

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辯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之爲失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也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予讀東漢史至彭寵舉兵拔薊城自爲燕王蒼頭子密等因寵獨在便室卧寢遂共殺之以其首詣闕封爲不義侯愚以爲非先哲王封賞之本旨也遂作議云先師曰惟噐與名不可假人又曰必也正名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

恩奮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  
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  
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爲心則當錄念功用  
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草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  
順以討之出王師以征之以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  
皆不能用之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有便室之  
之逆運其狙忍待其卧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  
誚闕封爲不義侯愚以爲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  
歸於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爵於五等  
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則莫可侯也漢爵爲不足

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如樂布之哭彭越孔車之墓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况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爲刑賞使天下陪臺廝資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臣下叛換之原弃名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爲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君山陽脅奪本其所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志過

辛酉歲予以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博陵崔公出爲郡佐與予語及世道次及人倫大節因曰延州之讓不

其至矣哉或者言吳太伯讓而興季子讓而亡此乃拘於一方而不蹈乎大方也原夫太伯避季歷奔荆蠻以就文武之大業則知太伯因天下之尊周以成周也豈以興吳爲念季子因天下之去讓以全讓也豈以亡吳爲念然則太伯季子皆以天下心爲心興亡曾不屑慮彼或者之論誠未通其旨焉予曰誠哉是言况季子之歷聘也聞樂章辨歌詩皆審其盛衰以造乎微精明宏達物無逃數儻吳數有所極耳又何區區異論於其間哉答曰子之言過矣若季子以興亡必然力不能支乘此而後三讓是利於將亡因以沽名者也豈可爲君子



言之且以吳之存而季子亡之以讓之廢而季子全之  
向使勤一國之理理於勾吳今亦化爲古墟鞠爲榛蕪  
曷與夫禮讓之大使千古是式貪以之廉暴以之仁忍  
垢冒榮者以之知懼其於爲理也不其遠歟予乃拜受  
其論退書所聞且以志過名篇庶乎聞義能徙之義

答問三篇

或問性命答曰天之於人也賦其命則有窮有通有壽  
有天賦其性則有枉有直有仁有鄙性之不可移猶命  
之不可移使仁而直者通而壽天下之理理也窮而天  
則反是鄙而枉者窮而夭天下亦理理也通而壽則反

是其所繫者在天不在人在彼不在此吾何言哉吾何言哉

或問富貴答曰君子之所樂也問曰君子豈樂是而厭窮約耶答曰先師嘗言之矣樂以其道處之者也不以其道則市井狡僞者皆能得之矣君子之所樂者非樂其身富且貴而已樂爲仁由已而推其道於天下也

或問出處答曰出有二道在所執焉爾行道耶趨時耶口居易絜矩坦夷中正則道在已而時不可必也就利爲害推移俯仰則時在已道不可必也若道與時叶發紆光大則易之上下交泰詩之南山有臺書之咸有一

德二說命是也斯蓋從古之所難也古之一處者所以每

德三說命是也斯蓋從古之所難也古之處者所以晦其明藏其用窮棲於嵌巖之下與鳥獸草木之爲伍者誠角其利病而愛其身愛其道也豈得已之爲耶

醉說

予旣醉客有問文者漬筆以應之云嘗聞于師曰尙氣尙理有簡有通能者得之以四不能者失之亦以是四者皆得之於全然則得之矣失於全則鼓氣者類於怒矣言理者傷於懦矣或狃狃而呀口跼跼以墮水好簡者則瑣碎以譎恠或如讖緯好通者則寬疎以浩蕩龐亂憔悴豈無一曲之效固致遠之必泥苟未能朱絃大

羹之遺音遺味則當鍾磬在懸牢醴列位何遽翫丸索  
而耽糗餌况顛命而傷氣六經之後班馬得其門其或  
慤如中郎放如漆園或適拔而峻深或坦夷而直温固  
當漠然而神全然而天混成四時寒暑位焉穆如三朝  
而文武森然酌古始而陋凡今備文質之彬彬善用常  
而爲雅善用故而爲新雖數字之不爲約雖彌卷而不  
爲繁貫通之以經術彌縫之以淵元其天機與懸解若  
巧臯而斲輪豈止文也以宏諸立身不如是則非吾黨  
也又何足以辨云

釋疑

記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君子坦蕩蕩此蓋視履考  
祥而不憂不懼也易曰思患而預防之語曰季文子三  
思而後行此又誠慎若厲之義也言豈一端而已哉亦  
各有所當在明者審之而已或不能深推本末而疑吾  
自若則舟有溺騎有墜騎有魘飲有醉食有噎行有蹶  
其甚則皆可致斃無非危機其可以盡廢此而如土偶  
木寓耶不然則憂可旣乎憂可旣乎

放言

大凡此世皆妄作也又何足以滑吾真苟虛中以順外  
兮吾又不知夫萬物之汙汙爲細爲大爲利爲害循環

出沒互相變態至人達觀萬殊一槩弊弊焉分得喪於  
毫釐之內貴乎其道可以富壽天下賤乎無纖芥之爲  
累者生乎順羣物而熙熙如春死乎智氣歸虛無以反  
吾真則何嚮而非適又惡用天性以勞神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三十終

新刊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一

唐權德輿字載之

記

京兆少尹西廳壁記

漢制三輔丞秩六百石至東漢秩千石魏晉爲京兆郡  
則曰侍中至隋則曰司馬又曰贊治國家沿前代之故  
再更其名至開元初命爲少尹其員二其品四綱紀衆  
務而分貳之上助官師表則之重而佑其慈惠下董掾  
史屬城之理而推其功善大積而不苑中行而有倫和  
協輯睦宣明教令非文行政事之全者不得居之貞元

十六年春二月詔宏農楊於陵字達夫自吏部郎中莅其職先是達夫之佐侯也四入御史府登天臺也五爲劇曹郎懿文菁華理行直溫折中憲令克勤細大是宜典司名命列侍左右而猶以吏理揚歷於浩穰之府抑天之愛人俾覆露於轂下耶或姑閱其能而將大受之耶初西少尹視事之堂大歷中其長黎氏以勝勢之近取爲亭沼故移剏於是自後厥官罕備居之者不推本所代而斯宇寤廢及達夫之拜未浹日其僚繼之於是達夫徵缺員以循舊常宏必輯以辯攸處用宿其業而修其方凡所顯督武備厩置刑書糾禁工徒啟塞三右



曹之事大凡天子縣內之理無不贊也無不亢也稱職者或退其品而選於近侍或進其材而擢爲大吏佐六官分十聯皆其遷次然以舊記堙落慮失其傳今斷自太極元年而下列其名氏歲月俾風采相屬且爲故志云

秘書郎壁記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廣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上丞郎之位與南宮相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

初思漢庭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始以岑江陵虞  
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先王  
之法制宮師之訓典九流百代如貫珠然學仕皆優而  
旋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滎陽鄭公具瞻自涇陽  
尉承詔授任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  
中書相君之令弟也方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  
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見申恩審官與怡怡  
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始刪繁文  
而朱紫不襍開元初君之王考頴川府君叔祖刑部府  
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籒

校或功次而奉朝請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桓公武公  
之代爲卿士蓋善於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  
文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  
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司門員外郎壁記

周官司門爲司徒之屬今爲司寇之屬員外郎於周爲  
上士後數更其名至隋爲承務郎武德初方定爲今制  
秩從六品上大自漢魏已還典曹理事雖時有汙崇官  
有輕重或百職耗廢雜而多端而郎位曠然未嘗有鹵  
莽進越非其任者蓋宗公貴仕多由此塗出所以儲明

才練官業必於是焉方今車書尉候通道旁午而斯任  
尤劇彭城仲子陵修詞以筮仕說經有師道自博士祠  
部郎稍遷于茲且以南轅銓藻之勤久次而後至循性  
自牧闇然君子之道况大雅之匪懈孔門之政事古誼  
家法久於講貫遵修砥礪其可量邪至若門關出入之  
籍設險閑邪之義譏而不征守而不紊列在令書端如  
貫珠故可略於此仲侯以故志屋壁之郄壞磨滅使鄙  
夫書而補之貞元辛巳歲夏六月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漢廷尙書郎辯章制度主文章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

曹名用諸曹功次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寢  
劇國家紀律昭明官修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  
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啟事賦祿必先有司初上元中天  
官趙郡李敬立號爲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  
肇末不得不重乃請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後或詔  
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斯  
舉也大抵受命者多士心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否之  
間不可過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袤因緣詭故中若市  
道居之者通則濶略守或刻深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  
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宏

中溫毅廉直清方敏實風槩資材邁乎羣倫貞元十年  
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  
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賢明忠恕循理官  
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狀之成質於冢宰小宰  
罷遣者不譴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芒及不瑱  
君子以宏中之道爲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曰堪其事  
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  
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通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宏文館大學士壁記

聖人南面以理天下在崇起教化緝熙于光明太宗文

皇帝敷文德建皇極始於宏文殿側剏宏文館藏書以  
實之思與大雅闕達之倫切劘理道金玉王度盛選重  
名虞南褚亮而下爲之學士更直密侍於其中其論思  
應對或至夜艾誕章遠猷講議啟迪武德貞觀之澤洽  
于元元厥有助焉其後徙于門下省景龍初始置大學  
士名命益重多以宰司處之所以登閱古先腹潤大政  
則漢廷之金馬石渠蘭臺延閣方斯陋矣按六典常令  
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每二府爰立則統於黃樞而或署  
或否不爲恒制孝文後元二十年間斯職闕焉前年秋  
八月今河中司空公居之今年夏五月相國蕭公居之

公粹清莊重山立泉塞苞孔門之四教蘊洪範之三德  
靜若彝器扣如黃鐘由小司徒陞左輔乃莅斯職於是  
戒官師稽憲令貴游青襟辨志樂羣皆修其方而遜其  
業且以左戶之美財百方附益而修飾之公署書府靜  
深華敞清禁之內輔臣攸居宜乎舒六藝而調四氣於  
此室也初公之王父考功府君在中宗朝爲直學士懿  
文含章休有厥聲至公則聿修之宏大貽厥之昌阜盡  
在是矣至若命館之再爲修文中爲昭文改復歲月傳  
諸故志前賢名氏宜列屋壁公以德輿交代於中臺之  
任踴躍於大冶之中惠然受簡使得論次自景龍二年



李趙公嶠始受命爲大學士至公凡若干人揭而書之  
所以備文館之故實廣台臣之年表抑公之命也不敢  
辭焉元和二年秋九月記

司徒岐公杜城郊居記

司徒岐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協和泰  
階齊平旣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啟夏  
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巘左右勝  
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蹇產於山腹下崇崗冒青蒼  
步履平夷以至於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閑館  
幽槩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泠泠或決或溍激

而杯行瀑爲玉聲初蒙於山下終滙於池際白波淪漣  
繚以方塘輕艫緩綽泓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  
飛沉之適濯于孱溪風于碧鮮紅葩火燃素英雪飛芋  
眠葱蒨杳窈迴合含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其  
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珮拖紳宗工雋人金闕玉  
堂之賓淑姿修態流光含睇迴風遏雲之藝中飲笑拈  
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爲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  
君子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  
受福故光明昌大每温室晏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  
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羣后暨夫暇日之戾止於斯

也則暢天理棲顯氣翛然以遺萬物其無方歟其不器  
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僻在下  
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  
君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  
華宗自漢建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  
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  
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疃壽若崗陵昭融烜赫未  
始有極德輿繆陪衆君子抃公之堂嘉招盛集靡問茲  
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于巖石云

太宗飛白書記

太宗文皇帝飛白書十二句五十五字者貞觀十六年  
荅左騎常侍劉洎之詔也吾觀古之令王未嘗不虛已  
以納諫古之良臣未嘗不匪躬以盡直然後百度貞九  
有清繇此物也初太宗與公卿大臣往復古義以聰明  
待羣下洎退而上書其大旨以爲動神機縱天辯不若  
凝旒虛襟以至公慎取捨而已故沃心以納優詔以荅  
嘉其忠故以誠詞渥其禮故以手翰史臣實錄具奏其  
事有都官郎中竇泉者博古尙藝貞元初得其書於人  
間太清官道士盧元卿又得之於竇氏元卿工爲篆隸  
八分書且其家法保而藏之久矣元和元五年夏四月

予以太常齋薦于宮師因出以示予予乃整衣冠離次  
捧視且以見聖唐建巍巍無窮之基在此編也至若縹  
緲鴻翥之勢輕濃蟬翼之狀子敬白而不飛子雲飛而  
不白稽合衆美裁成絕世又以見哲王之餘裕書圃之  
逸品云

蘭化圖  
kashua

新刊權載之文集第三十一終

同化圖書館  
Lathua library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二

唐權德輿字載之

記

宣州響山新亭新營記

元和二年冬十月宣城長師中執法襄陽郡王路公作  
新亭新營凡周月而厥功成書時且便於人故也先是  
郡城之南阨陜磽确山木不翦樵門不開公因暇日觀  
視原野直南一里所得響山焉兩崖聳峙蒼翠對起其  
南得響潭焉清泚可鑿縈迴澄淡又其南則博敞平夷  
澶漫逶迤從古之隙地是邦之休利目與心會闇然自

得悉以條陳實蒙可報乃量日力計徒庸闢於彛中成是夷道揭東西二字於雙峰之上相距二百步華軒峻字皆據勝勢廣廈疏寮可棲顥氣碧山巨目清流在下跨以虹梁抵茲近郊因其爽塏乃列營署度野以步度堂以筵上棟下宇各有區處規地之廣袤分左右營部隸焉牙門親軍而下左至八右至七旣而左次莽平探石之師與燕設堂又在焉廣場閒館窳窳縈帶可以閱軍實可以容宴豆度羨材則不費因悅使則不勞巽之申命師之畜衆楚莊之匏居衛文之楚邱得其時制而不煩官業盡在是矣初輿師所處在郡之北偏地泐塾



下水泉沮如積弊不遷介夫病焉至是則修武備建長  
利興寢得安其室處坐起以觀其習變而公又饗士於  
斯娛賓於斯公之心泰則神王神王則中和旁達士之  
體寧則氣全氣全則餘勇可賈夫然則不出楹階俎豆  
之間而威惠交修上下浹洽在此物也以公之平粹淑  
均天資吏師昔嘗四剖符一司武皆有利澤施于州壤  
及是則貴爲元侯疏以大封推心術而行於理所繇屬  
城而流于支郡程功底績觀發知智亭與營之制宜乎  
哉前賢之以循政聞者有矣而遺美於是豈僖公之爲  
而裕斯人也凡由此塗出者東南抵于歙西南抵于涇

肩摩轂擊往復自便絕東溪有浮橋過西亭得蓮池  
觸類滋長皆爲絕境公以鄙夫春秋之徒也繪而傳焉  
使實錄于右時三年夏五月記

黔州觀察使新廳記

古者諸侯路寢成則考之今刺史頒詔條而都府廉支  
郡辯章命令必有攸處署者位之表也一方之屬曰焉  
黔中爲楚西南徼道在漢爲武陵莊躋循江以略地唐  
蒙浮舩以制越五谿襟束爲一都會長人者急之則愁  
擾以走險緩之則橫猾而犯禁故分命者得持節按部  
而揖綏之視他邦授律之不若也元和二年夏六月制

詔商州刺使隴右李君以中執法剖符茲土凡四使十  
五郡五十餘城裔夷巖險以州部修貢職者又數倍焉  
察廉經理招徠教化以柔遠人以布王澤先是兵火焚  
如之後公堂庠陋饗士接賓禮容不稱君乃規崇構開  
華軒西清東序靚深宏敞廣厦翼張長梁翬飛修廊股  
引麗譙對起自堂徂庭陟降攸寧耀矧爽乎光明宣慈  
和以洽平君子謂福黔人於此堂也信矣李君敏肅而  
才代爲宗室吏師先尙書嘗繇大農賦政于此凡七易  
守臣而君嗣其職老壯感泣猶鄭人宜桓武之世焉君  
之長壽安也則泉噴玉在湖也則亭白蘋在南也則館

丹水皆得勝槩流於詠歌及茲則興事任力休嘉宏大  
此物此志惠於斯人其他可知也其陟明可前知也書  
事以誌美其古史記之遺乎三年十月兵部侍郎權德  
輿記

開州刺史新宅記

記曰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况吏者人之師宅者章之次  
君子之所寧體諸侯之所賦事宜以車服視其等威漢  
中支郡曰盛山所理阨陜乾元上元之間歲比凶災萑  
蒲相聚戕害燒夷州壤蕭然後之長人者姑葺蓬茨僅  
蔽風雨而已貞元八年夏四月北海唐侯文編承詔爲

郡既至則敷宣化條簡易廉平居者胥悅流者自占暮  
月有成三年大穰獄有與草野無弃地既均而安既阜  
而蕃官修其方物有其容乃喟然顧其屋室曰是之不  
修政將安寄度塲功之隙因悅使之衆合于古帝得其  
時制殖殖廣庭渠渠中堂堂下布武席間函丈工徒不  
勞里旅不煩攸介攸止爲仁爲義君子多之邦人宜之  
其於潔而中禮儉以成德與夫臧文之山藻趙武之輪  
奭異矣先是地無井泉人汲江流挈甕懸綆力憊用寡  
乃並北山之下習坎疏蒙股而引之于闐闐之東順其  
性而流不竭通其變而人不倦廕以新亭溲然而清州

閩幼艾得以齊飲食而蠲疵癘矣便安之政觸類而長  
始於郡齋洽於封內初文編以文行馨香爲左史儀曹  
郎記事而爲春秋含章而陳奏議及是則推誠以愛人  
條鬯而休嘉連帥丞相以爲表率裕於才者其無方乎  
蓋陟明翰飛將激而遠之於是邦也古之成室主人落  
之賓亦發焉德輿與文編遊久聆其功善寓此直書用  
代發禮且以醜泉之智因而廣之時十三年冬十月文  
編居部之六歲也

洪州西山風雨池記

山林川谷能出雲爲風雨皆曰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鍾陵風雨池在西山洪井之北發源山椒派分脈散清  
淺數里滙歸于茲石壁峭絕泉流其下信乎精氣之所  
回復風雨之所蓄泄邦人敬嚮相傳名之並山北下二  
十里里有望祀之地祠宇以神之蘋蘩以薦之祈農望  
歲於是乎在祀之豐約在德之輕重報之遲速視誠之  
薄厚大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寬仁清淨正德利用以黃  
韓篤厚之化化是吳楚剽輕之俗里閭之間謠誦相聞  
歲在丁卯六月大旱公勤身焦思思所以救之之道撰  
日潔誠有事于神齋心夕往艤舳宵濟厥明至于山下  
達于祠宇精誠旁魄靈貺交感通山澤之氣致陰陽之

和和氣薰然蒸爲時雨未徹奠而繁陰起不崇朝而甘  
液徧蕩洒疵癘布之休和自時厥後庶幾咸若茂遂生  
物登成甫田而所治七諸侯如公之誠各修其封內之  
祀化彼災涼爲釐爲福其或散爲祥風結爲卿雲紛綸  
葳蕤奔走來告繇是九江之西歲用大穰昔董仲舒之  
陰陽啟閉之數相區區江都之地用無饑年前史書之  
况我公察廉八郡政成化洽人有利薄之俗以誠革歲  
有水旱之沴以德勝庶富斯民如此之盛也春秋時國  
有史氏君舉必書德輿從事於公記事之徒也以公之  
仁池之神明德叅會若合符節是用追琢巖石俾邦人



識之時貞元三年八月庚子日記

會稽虛上人石帆山靈泉北塢記

靈泉塢之主人曰大苾芻虛公於諸佛微言義味之中  
深入圓淨以辨才實智離於二邊嘗經行於邪溪稽山  
之下初石帆山侶有賴川陳公表久掛法冠抗跡塵外  
旣以自適爲適且悅虛公之風乃捨其北塢爲公禪誦  
之地公旣至則疏蘘薈剝擁腫隨其汚崇作爲勝勢先  
是此山無泉遠汲溪流人旣勞止而水之爲用不足公  
乃默然以感悅若有通崖隙之下微得泉脈及薶草轉  
石渠潺湲洳畚之鍤之決之濬之噴若玉竇泄爲瑤池

淨如醍醐頰若琉璃疑青蓮可植金沙在下惠風天籟  
相爲虛寂然後殖碧鮮以相接引清流而備用以盥以  
漱以麤以茗或以助火化或以祛熱惱日用無窮不知  
其功使夫後學趨道之徒至於此者則澣濯纓塵漸漬  
法味還源復性以聲榮爲累不其至哉貞元初州牧左  
常侍王君行春訪道因以泉名塢又前代隱賢多游踐  
於茲自東晉而下謝敷王子敬支遁白道猷洪偃皆有  
遺跡留於巖中今茲公本之外又互以勝槩標品徐會  
稽公李渤海則命其溪曰五雲諫大夫齊君遐舉則命  
其山曰玉笥其餘冠柱後惠文者王氏張氏陸氏率用

仁智樂茲清輝嘉名競爽以傲軒轅日至泉下爲公宗  
雷雖匡山之社錫杖所叩不是過也每元關道機演暢  
微妙聞其一音皆攝妄緣以趨靜性居常淡然與靈泉  
爲伍蓋戒本其潔定因其止惠取其用然後觀身及泉  
二俱無礙清淨洄復無入而不自得焉問法者又因泉  
以見公公之道斯爲至矣三年春獲與公遇俾予傳信  
故不敢沒其美又不敢蔓其辭時歲在丁卯二月甲子  
記

許氏吳興溪亭記

溪亭者何在吳興東部主人許氏所繇作也亭製約而

雅溪流安以清是二者相爲用而主人盡有之其智可知也夸目矜心者或大其閤閱文其節稅儉士恥之絕世離俗者或梯構巖巘紉結蘿薜世教鄙之曷若此亭與塵寰不相遠而勝境自至青蒼在目潺湲激砌晴烟陰嵐明晦萬狀鷗飛魚游不驚不喁時時歸雲來冒茅棟許氏方岸鷓冠支筇竹目送溪鳥口吟招隱則神機自王利欲自薄百骸六藏之內累無自而入焉有田二頃傳于亭下鎡基之功出於僮指每露蟬一聲秋稼成實倚杖眺遠不覺日暮歲食之羨則以給樽中方其引滿陶然心與境冥則是非得喪相與奔北之不暇又何

可滑於腸中噉夫舉世徇物以失性而不能自適且繆  
戾於動靜之理君之動也代耕筮仕必於山水之鄉故  
尉義興贊武康皆有嘉聞而無糝政其靜也則偃曝於  
斯亭循分食力不矯不躁庸詎知今日善閉不爲異時  
之大來耶知之深故因斯亭以廣其詞云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  
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中野其形塊然與草木俱  
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以然  
也遂以草衣號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

寒暑寂默之境一繩床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其內  
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無有法諦觀十二因  
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  
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  
根之上下如雨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  
非幹元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于外百疾  
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  
呼世人惑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  
牽攀鞿鎖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  
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

其猶穉穉耶建中二年予以吏役道于上饒左左司郎  
崔公出爲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爲予詳言之拂拭纓  
塵攜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爲楞嚴之妙旨  
毗那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冥坐不爲他方  
之說法乎故牘書聞見以志於石

開化庵  
ka hua

權載之文集卷第三十二

上海圖書館  
arhwa library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三

唐權德輿字載之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贈太傅常山文貞公崔公集序

昔舜禹之代股肱昌言以祇承于帝修六府叙九功曰  
都曰俞交修一德殷周之際有伊訓說命太保太師旅  
獒金縢之書以戴翼其代皆有大烈格于皇天自三代  
以還君臣感會何嘗不經緯斯文裁成百度太傅文貞  
公寅亮德宗致建中之理左輔右弼緝熙光明居中一  
歲以至大病愍策尊名爲唐宗臣公薨二十九歲天子

命公嗣子植爲右拾遺植乃捧公遺文三十編見咨論  
叙德輿以爲君子消長之道直乎其時而文亦隨之得  
其時則彰明事業以宣利澤不得其時則放言寄陳以  
攄志氣公自門子秀士被服薦紳至于登大朝筦宰政  
四十年間作爲文章以修人紀以達王事懼喜怒之不  
中節故有作威誡懲苟得之害正故有重請銘攻匪人  
之干紀故有與永王璘牋書誚時宰之不能上廣聰明  
故有台封說悼谷風之詩廢故有僚友箴慮法吏邊吏  
之失其官守故有貓鼠議是惟無作作則有補於時以  
至於修事功斷國論導志通理昭明易直施於名命發

爲雅誥刻於金石無媿辭康莊逸轍卓犖濟發九流六  
藝鼓舞奔走陳思王所謂儼乎若崇山敦乎若浮雲惟  
公信然公姓崔氏諱祐甫字貽孫博陵安平人先孝公  
之清德與公始中終之盛烈勒於帝籍藏在惇史升公  
堂與之君子多爲之譏錄大較以同人之中正大有之  
剛健中庸之明誠洪範之攸好德艱貞踐履出入光大  
皆充其義如其文嘗試言之天下公器也匪皇極不乂  
操柄者務通則弊以流縱私回以沒公是至於紀綱淆  
亂官職耗廢敗壞陵夷而不可爲務守者其弊以隘則  
窘若桎梏於是才滯而不發事壅而不宣其於病王猷

齷大倫圯也及公平衡宰物爲之折中使文皇明皇之  
風粲然復興崇起教化萬方軌道協氣宣臻而無疵癘  
爲仁由已善善若不及泝其心源存乎斯文君子曰觀  
文貞之文而知其道知其道然後知理蠱之易易也昔  
公能修先孝公之志類其文章趙郡李公遐叔實爲之  
序今植亦能修公之志而德輿無似懼辱命焉凡九百  
二十篇爲一家之言云爾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贈司徒贊皇文  
獻公李公文集序

辰象文于天山川文于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

之動通天下之宜而人文作焉三才備焉各代大君子  
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  
之憲章文明之盛與天地準贊皇文獻公以文行正直祇  
事代宗中行山立乃協于極初未弱冠隱于汝郡其城  
山下營道抗志不苟合於時族子華名知人嘗謂公曰  
叔父上隣伊周旁合管樂聲動律外氣橫人間感激西  
上舉秀才第一陟降中外間關代故宣力匪躬勤于王  
家出涖方國入居清近由給事黃門冬官小司空剖符  
毗陵陟明于吳廉問風行爲四方表率拜御史大夫不  
仁者遠武皇炳然審天工之可付公亦曉然知理道之

可必一德交感推心合符執熱以待濯臨摯而不淑豈  
斯人未得蒙公之功化耶何造物者之戾也始與計偕  
投小宗伯書至內外壻之際自爲墓誌其間嚮三十年  
周旋官業與斯文相爲用大凡出於詩之風雅易之貞  
厲春秋褒貶且以閔麥鉅衍爲曼辭辯麗可喜非法言  
故公之文簡實而粹清朗拔而章明書誌二篇感槩自  
叙英華特達君子之道有始有終至若嘉園綺苑張出  
處於秦漢之間著四先生碑美蕭文終邴丞相之倫或  
退或讓作五君詠病有司賦賦取士非化成之道著貢  
舉議其他下屬城教條則辭語溫潤言公事上奏則切

劇端正觸類而長皆文約指明昭昭然足以激衰薄而  
申矩度如崑邱元圃積玉相照景山鄧林凡木不植覽  
公遺編者髣髴風采知公之道焉烏虜以韓安國之忠  
厚多大略漢武以爲國器壺遂之深中篤行亦倚以爲  
相董仲舒言天人之際有王左之才而皆不至彼當時  
齷齪備位者相廷無虛日又况竒衰伎害崇黨蔽公丁  
子斯時道未大光然其謨猷獻替過於當國流風遺書  
暴于天下神之聽之介景福于趙公纂承門訓宏大名  
器三命申樞爲唐夔龍君子然後謂流澤貽慶之言也  
信德輿先公與公天寶中修詞射策爲同門生並時筮

仕于魏貝之地聲猷志氣相視莫逆伏思羈兆展敬無容猥以疏虞承趙公惠愛忝聲舉之舊無忘代親翊唐虞之風嘗陪宰政捧門中集錄屑涕見授詞不獲命謹直書以冠于篇

唐故尚書比部郎中博陵崔君文集序

易賁之彖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苟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從衡之論刺譏捭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倫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



之中經紀萬事章明羣類不可已也殷之三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告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駟駟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媿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博陵崔君元翰東漢濟北相長岑令之後也會祖某濟州刺史祖某鳳閣舍人考某以經明歷衛州汲縣尉虢州湖城縣主簿親沒遂不復仕探古先微言著尚書演範易忘象及三國春

秋幽觀之書門人諸儒易其名曰貞文孝父君紹文宗  
雕龍之慶究貞文法義之學潔廉清方敦直莊明博見  
強志不取合於俗然而好深湛之思舒而爲彬蔚之文  
師遵六籍磅礪二漢不爲波流初間關隱約於河朔之  
間年殆知天命甫與計偕至京師洎博學宏詞直言極  
諫凡三登甲科名動天下初自典校祕書連辟汧公北  
平王二司徒府管奏記之職歷太常寺協律郎大理評  
事錫以命服登朝廷爲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貞元七  
年春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八年終罷爲比部郎中十  
一年夏感疾不起其壽四十甲子其文若干篇閱茂博

厚菁華續密足以希前古而聳後學紀循吏政事則房  
栢鄉碣孫信州頌叙守臣勲烈則黎陽城碑劉幽州神  
道碑表宗工賢人兆域則李太師梁郎中誌文譔門中  
德善則貞文孝文誌碣二銘摠志氣以申感槩則與李  
都統及二從事書纂乘門心法則大覺神師碑推人情  
以陳聖德則請尊號表鋪陳理道則有制策藻潤王度  
則有詔誥嚮所叙詩書說命駟頌而下君皆索其粹精  
故能度越倫類有盛名於代其他詩賦贊論銘誄序記  
等各爲三十卷如黃鍾玉磬宏璧琬琰奏於懸間列在  
西序其章章者雖漢庭諸公不能加也無溢言曼辭以

爲夸大無調笑柔色以資孟晉婞直而不能屈已清剛  
而不能容物孤特寡徒晚達中廢斯亦命之所賦也德  
輿蚤歲與君遊江湖間又接武侍從登文石之陛常所  
論著備探簡編君之孤某旣除喪泣捧遺文見咨序引  
故如其篇第直書以冠之云

唐故尚書兵部郎中楊君文集序

周家忠厚文章備乎二代先師有郁郁之歎故周任史  
克仍叔吉甫之倫生焉漢氏剗煩苛宏利澤訓辭深厚  
議論闳大故賈誼揚雄司馬遷相如之才出焉唐興幾  
二百歲紹周漢之逸軌以文華國猶雲漢之爲章于上

江漢之爲紀于下九功成焉百度貞焉王澤浹洽故斯  
文煥發秉筆之士皆欲沂末流而挹清源披埃壒而棲顛  
氣至若詞合雅言中倫經通而不流博富而有節潔靜  
夷易得其英華者其宏農楊君歟君諱凝字懋功孝悌  
絕懿中和特立蚤歲違難於江湖間與伯氏嗣仁叔氏  
恭履修天爵振儒行東吳賢士大夫號爲三楊易象之  
懿文孔門之言詩皆生知之舉進士甲科賢公安辟由  
校秘書四遷至冠柱後惠文徵拜左史歷司封員外左  
司郎中不附離權右陰爲所中以介外相師律非君莫  
可他日計事如京師復命于梁會其帥旣歿軍司馬代

之詔未下兵火氣燄殺人以逞明神祐善獨脫死地中  
貴人持尺一詔書徵還燕居四年不交人事磅礴三古  
推明六義措迹愈退而屬詞愈精時恭履捐館一紀君  
與嗣仁倍手足之愛壬午歲嗣仁以中執法廉湘中七  
郡風俗君起家爲兵部郎中伯仲昌大輝華中外方將  
秉迅麟靡赤霄極文采之用爲太平嘉瑞協書命於暮  
訓薦聲詩於郊廟命屈其才未如之何君嘗以爲尙氣  
者或不能精密言理者或不能彪炳鏤烝彝景鍾與緣  
情比興者或不能相爲用仲宣體弱公幹未邁才難而  
力不足從古所病故懋功於六經百氏之中如良金巧

冶鍛鍊在手而又施肩防隲約束恬然而據上游坦然而蹈中行其敘事推理抗今据古多而不煩簡而不遺彌綸條鬯無入而不自得所著文一百四十餘篇歌詩倍之皆天球大圭竒采逸響不待數珩珮璜玦之目然後知其妙噫自天寶已還操文炳而爵位不稱者德輿先大夫之執曰趙郡李公遐叔河南獨孤公至之狎主時盟爲詞林龜龍止於尚書郎二千石屬者亡友安定梁肅寬中平夷朗暢傑邁間起博陵崔鵬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雜二君者雖嘗司密命裁贊書而終不越於諫曹計部今懋功亦以中兵下大夫奄忽不淑豈造物

者不與其全歟復舛錯歟此吾徒故人所以索然出涕  
而有百身之痛也嗣仁類其文爲二十篇緘詞甚哀猥  
見授簡以德輿早辱厚善忘其不能其代德家法與踐  
履始中終之說嗣仁刻石紀墓旣詳言矣徒采其述作  
大旨直書以綴于篇

唐故漳州刺史張君集序

善乎楊子雲之言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亦曰賦者  
古詩之流也至若言天下之事業美盛德之形容皆源  
委於是而泓流寢大然則體物導志其爲文之本歟清  
河張登剛潔介特不趨和從俗循性屬詞發爲英華秉



直好靜居多隱約始以中褐辟歷衛佐廷尉平監察御史罷去家居以薦延改河南士曹掾滿歲計相表爲殿中侍御史董賦於江南無何授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事受劾吏議侵誣胸臆約結感疾不起悲夫君以偉詞逸氣滯於輿淥之下又疾卑調細人白黑大明矯枉憤厲往往過正故其賦有云鵠必鬪而知斃龍就屠而不馴又云賤而榮兮跌而喪痛一世之紛綸皆所以感槩頓挫放言而兆憂賈禍恒必由之二十年間數免希遷志力相齧斯亦從古才士之所患也與夫脅肩令色坐取曠貴者豈同日哉所著詩賦之外書啟序述誌記銘

誄合爲一百二十篇相如之形似二班之情理公幹之  
卓犖經竒景陽之鏗鏘蔥蒨升堂睹與我無媿焉自古  
富貴而名磨滅者何可勝紀如張君求居寄別懷人三  
賦與徵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予嘗吟咀於唇吻  
之間以爲儻有經梁昭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已曾不  
得登金閨玉堂備言語侍從之列伏守海郡迨阨終身  
可勝歎耶君之孤宣猷以予建中初同爲丹陽公從事  
捧持遺文拜泣見託開卷三復追懷舊故詠言擊節髣  
髴如聞列于左方傳諸好事云爾

唐故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况本於元覽發爲至  
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  
淡温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沂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  
至者遣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  
也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  
人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于南陽倚帝山閱  
覽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臥聲利不入天寶初元縹鶴  
書徵至京師用希夷啟沃昭合元聖請度爲道士宅於  
嵩邱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  
此道授昇元王君自玉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

救物爲王者師十五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  
宗在宥天下順風祈嚮乃獻元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  
遐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況藪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泉  
汙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匡廬登會稽浮澗河  
息天柱隱機埋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  
園公歌詠於紫芝宏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  
比興觀其自古王化詩與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  
作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  
命之紀達人人事之變大率以嗇神挫銳爲本至於竒采  
逸響琅琅然若夏雲璫而凌倒景崑閩松喬森然在目

近古遊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物論谷神之妙則有元綱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可學論䟽滌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修胷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契形神頌其他抗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大歷十三歲歲直鶉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室之中門弟子有邵冀元音率籲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從其命也冀元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剗心遺形太原王顏嘗悅先生之風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顏

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獻藏在秘府  
厥後冀元得其本以授予請刊其徑庭庶傳永久其有  
道造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編至若挺神奇祛物怪告  
鍊蛻之地合肝鬻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  
獲斯文以序崖略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權載之文集卷三十三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r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t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權載之文集

五

開化圖書館  
Kankwa library

開化圖書

Maikwa Library

